

解放前个旧锡业研究之二

个旧锡业私矿调查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四月

目 录

《个旧锡业私矿调查》综述	陈吕范 (1)
若干厂尖炉号介绍	陈吕范 袁任远 王大龙 (9)
李文山和他的“鸿发昌”号	(9)
师长朱渭清办矿	(9)
吃人的马成碛	(10)
丧尽天良的“天良碛”	(14)
张瑞呈父子办的上大冲草皮尖	(15)
潘富国和他的“富运尖”	(17)
吕氏弟兄与“益兴炉房”	(19)
锡盛昌炉号调查	(20)
杨少升尖典型调查	(21)
“米泉利”尖调查报告	(24)
李八一是怎样办起尖子来的?	(26)
祯兴昌号上前人杨贵文	(28)
三种不同类型的尖子	(30)
个旧私矿四十八例	(34)
后记	(50)

《个旧锡业私矿调查》综述

陈 吕 范

一

个旧是我国西南边疆一座古老而美丽的矿山。早在二千年前的汉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开采锡矿^①。十五世纪末叶，个旧锡业有了发展。《正德云南志》记载，蒙自个旧村产锡、铅^②。清代乾隆年间，云南产铜大盛。随着大量铸造铜钱，也带动了锡矿的生产，个旧锡业初露头角，当时“商贾辐辏，烟火繁稠”，开始繁荣起来^③。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逐步侵入我国云南。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大锡的掠夺，个旧锡矿在蒙自设关和滇越铁路建成以后很快发展起来^④，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锡产地之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个旧大锡平均年产七八千吨，最高达到万吨以上，出现了解放前个旧锡业的“黄金时代”。但这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具有极浓厚的半殖民地性

① 《汉书·地理志》：武帝改滇王国为益州郡，中有贛古县，其“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后汉书·郡国志》：“贛古采山出铜锡。”贛古，今蒙自、个旧一带。

② 《滇略》卷三。

③ 余庆长：《金厂行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八帙卷一。

对当时的个旧，时人有诗云：“由来此地五金聚，宝气润于膏沃首，天晴朱碧耀泥沙，夜静虹霓贯星斗。”“朝来万指事椎凿，地脉山筋十断九，洪炉炼冶无休时，时见霏烟散榆柳。”见王文治：《王梦楼诗集》卷八。

④ 一八八九年蒙自开关以后，个旧大锡产量迅速增长，二十世纪初年，年产量达到三四千吨。而一九〇九年滇越铁路通车到蒙自，对个旧锡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九〇九年锡产量为四千二百八十二吨，一九一〇年即达六千一百九十五吨，比上年几乎增加了一半。

质。抗战初期，大锡产量一度有所增加^①。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帝国主义控制的外销道路的断绝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扼杀，特别是实行大锡统制^②以后，个旧锡业的产量急剧下降，一落千丈，呈现出一幅“断壁颓垣，蓬蒿没胫，市面萧条，豺狼出穴”^③的荒凉景象。解放前夕，个旧锡业已经陷于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境地。

二

锡都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绿水漪涟的个旧湖静静地躺在老阴山下；矿区山势雄奇险怪，从瓦房冲^④俯瞰，“大屯海小似螺杯，蒙自城大如蚕豆”^⑤。近几百年来，在矿工们辛勤开发下，这里逐步形成了老厂、马拉格、松树脚、卡房等著名矿区。

个旧的私矿，户数甚多，大小不一，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企业。有些年份出现数千家，衰落时仅数百家。在极盛时期，私矿生产的大锡，在整个个旧锡业的总产量中占百分之八九十，矿工达到六七万人。

① 根据《云锡纪实》记载：一九三八年个旧大锡产量是一万零七百三十一吨，一九三九年为一万零五十吨，一九四〇年是九千零九十四吨，都比个旧锡业“鼎盛时期”的平均年产量高。又据一九四一年一月《云南日报》所载，一九三九年个旧大锡产量为五千一百九十三张，总值六千四百九十一万二千五百元。

② 《为恢复个旧锡矿生产呼吁》说：自一九四〇年统制管理开始，生产率即逐步锐减。一九四〇年较一九三九年即减三千四百八十三吨，令人惊惶不已！大小各矿商因统制而亏折及倒闭者日多一日，……兹将近五年受统制结果，各年产量（吨）列表如下：

1940	6,567	减3,483
1941	4,600	减1,967
1942	3,700	减900
1943	2,000	减1,700
1944	900	减1,100

这个呼吁是个旧锡商代表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发出的。现存个旧市公安局。

③ 昆明《正义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④ 瓦房冲在个旧和蒙自之间，距个旧市区二十公里。

⑤ 《锡山见闻录》，手抄本，现存个旧矿史展览馆。作者在这里虽然作了十分夸大的描写，但却也看出瓦房冲地势的“雄奇险怪”。

在个旧，办矿叫做办尖子，有办硐尖、草皮尖^①的，也有办买坭尖、尾首尖^②的。据一九三四年九月个旧厂业同业公会调查，厂尖总数四千四百二十五户，其中硐尖二千七百余户，草皮尖九百三十户，买坭尖五百五十户，其他二百四十五户^③。这些大大小小的尖子，分布在北到古山，南到卡房，而以老厂为中心的方圆几十公里的矿山上。个旧私矿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小生产者办的尖子。

这种尖子在个旧又被形象地称为“铳锅尖子”，就是说，用一只锅铳煮饭，就够全尖人吃啦！一般只有二三人、三五人，也有一人“拣小坭”^④的，大多是矿山附近、建水石屏一带的农民。它们的户数特多，但以人数和产量来说，在私矿的总人数和总产量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⑤。因此，它们在个旧私矿中占有重要地位。

- ① 苏汝江著《云南个旧锡业调查》：“锡矿产生于山腹中，用人工开凿硐穴以采取锡矿之办法，谓之硐尖。”

草皮尖，即露天开采。《锡山见闻录》：“草皮尖者，矿产于草皮之下，铲去头皮，即可获矿。”“草皮尖挖深后，则为明槽，有深至十数丈者，掘出矿尽，成为废槽。”

- ② 买坭尖自己不开采，而是向其他厂尖收购矿砂，然后加以揉洗，将坭（原矿）整洗成硐（精矿），然后出售。

尾首尖、渣滓尖，都是自己不开采，而是向其他厂尖收购一些整洗成硐（精矿）以后留下的渣滓尾首，再加以揉洗，虽然花了大量劳力，但只能出少量的硐。

- ③ 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21页。

- ④ 坭，即原矿，是一种泥土、石头和锡矿石的混合物，水分多，很重。“拣小坭”，指那种一个人靠拣一点小坭过日子的人。

- ⑤ 解放初，岳胜等对个旧私矿作了调查，当时个旧私矿厂尖共有3,375户，工人31,000人，而老厂区即有2,234户，工人19,788人，各占个旧私矿总户数和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弱。对老厂矿区私矿，岳胜等按人数将它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1—10人，有1,804户，占老厂区总户（数）80%强，（工）人8,652，占（总人数）43.2%强，每人每日以0.7市斤计，每天可出3.028吨，以三百天计908.4吨，占老厂大锡（总产量的）43.7%。”（岳胜等：《对个旧私矿调查》，1951年7月12日，手抄本，现存个旧市档案馆。岳胜曾任云南锡业公司经理。）

这个统计说明，1—10人小尖子的人数和锡产量在老厂区私矿总人数和总产量中都占百分之四十三左右，我们认为，这类尖子绝大部分是小生产者和小业主开办的，而它们的人数和产量，在老厂区私矿总人数和总产量中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个旧私矿集中在老厂，那时还未进行民主改革和对私改造，因此，这个调查基本上反映了解放前整个个旧锡业私矿的状况。

这类尖子，除少数外，大部分是有剥削关系的。这些小生产者占有少量工具，自有或租入厂位硐口，雇佣少量工人，但本人也参加主要劳动。如张家喜和沈嵩华拼凑一些大米、糠包和煤石，“雇工两人，在老厂小咕噜山合办硐尖，后因厂情不好，入不敷出，年终停办”^①。但张、沈两人同雇工一样参加劳动，自背自选，本小利微，其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本人劳动，而不是依靠剥削。此外，也有少数没有剥削关系的。有些尖子几个人合办，共同集资，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收入。有些是父子或兄弟合办的尖子。如张自权父子四人在瓦房冲办草皮尖，有塘子二个、磑与磨各二张，自挖自洗，不雇工请人，没有剥削关系^②。这类尖子的特点是极不稳定，存在时间很短，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停办；厂情好转，又大批涌现出来。尖子内部不断发生两极分化，有些成为槩头^③、上前人^④，少数上升为老板，而大多数则下降为砂丁。

第二种类型：小业主办的尖子。

这类尖子人数不多，一般五六人或七八人，它们的户数很多，如按人数和产量来说，在私矿的总人数和总产量中也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⑤。因此，它们在个旧私矿中占有一定地位。

① 《三种不同类型的尖子》，见本集第30页。

② 《银行放款契约》，编号413，现存中国人民银行个旧市支行。

③ 槩头，是技术工人。他们的任务是架槩、挖坑。

④ 上前人是资方代理人，不少是槩头出身，懂技术，有经验。他们代老板管理厂尖。上前人除了领取工资外，尖子年终结账后的盈利一般按照三七或二八分成，老板得七成、八成，上前人分二成、三成。但事实上并不照办，往往互相欺骗。不少尖子的上前人，从老板供应的米、豆、糠包、煤石等物中，偷偷取出一部分，去“供应”自己开办的一个或几个尖子，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也成了“供头”，当了老板。

⑤ 同第3页注⑤。

小业主办的这类尖子，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资金，雇工剥削，但雇工不多，而本人又不脱离生产劳动。小业主邹国祥与人合办买荒尖，雇工五至七人，有一石多砬的资金，并有骡子四匹，砖磑、平磑各一张，伙房两格，大小枪各一支，本人每月参加劳动二十天以上^①。另一个小业主李家义在老厂莽芭硐自办尾首尖，雇工六至七人，有马二匹，石磨二张，伙房二格以及其他一些生产工具，该尖每月产砬^②三至四桶，每月除伙食费外，发给工人工资大锡五斤，其自办尖子逐步发展，以后增至十六人，但李家义仍经常保持每月参加劳动十五天。这类尖子的特点同小生产者一样，很不稳定，内部也不断发生两极分化。

第三种类型：厂主、老板办的尖子。

厂主或老板，因为向上前人供应米、黄豆、资金与生产工具，又被称为“供头”或“锅头”。他们既办大尖子，也办中小尖子，从十余人、二三十人、几十百把人，一直到极少数拥有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尖子。这类尖子有独资经营的，也有合伙开办的，老板一般住在个旧，不直接办矿，尖子由上前人来办，下设先生（管账）一二人，撬头（技术工）若干人。这类尖子是解放前个旧私矿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人数和产量，在整个个旧私矿的总人数和总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③，因此，它们在个旧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

① 《三种不同类型的尖子》，见本集第31页。

② 砬，即精矿，由荒（原矿）揉洗而成。

③ 岳胜等《对个旧私矿调查》：老厂区私矿，“11—50人，有391户，占老厂区总户17.5%，人7,416人，占37.4%，每人每日以0.7市斤产锡，每日可产2.595吨，以300天计可产778.68吨，占老厂区大锡生产比37.4%。”“50人以上的有39户，占老厂区总户1.7%，人3,720，占18.7%，每人每日平均产以0.7市斤计，每日可产1.302吨，以300天计，可产390.6吨，占老厂区生产锡比18.8%。”

这两类尖子是厂主老板开办的。将它们的人数和产量加在一起，就占老厂区私矿总人数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加上1—10人的小尖子中还有一部分是资本家办的，因此这个比例就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又：参见第3页注⑤。

性的作用。它们的性质与状况，决定了个旧锡业的基本面貌。

从厂主或老板的来源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劳动者变成资本家。这类事例在个旧是举不胜举的。出身苦力的李文山，最初只是在矿上“拣小坑”，后来靠办厂发了大财，担任了锡务公司的董事，又用钱买了个“道台”的官衔，并比照《红楼梦》，修建了一座“大观园”；赶马出身的钟才所办的尖子，遍布累明礮、大冲、长冲等地。石屏李恒，原在饭馆里当跑堂，由于挖到大坑而暴发起来。

（二）商人变成厂主。个旧一部分尖子是由商业资本开办的。如先后在蒙自、个旧、昆明、香港等地开设商号或分号的邹襄兄弟，不但在个旧办了硃尖、买坑尖，而且还开了炉号，邹家炼的大锡是直接运到香港出售的。

（三）地主变成老板。石屏、建水的地主在个旧办矿的不少。如石屏大地主周三，在个旧办矿赚了钱，又回家买了一些田地。

（四）官僚、军官办尖子。什么“龚三老爷”、“卢三老爷”，什么军长、师长，团长、县长办的尖子，这类尖子在个旧又被称为“老爷尖子”。

厂主、老板办的尖子，从规模来看，又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十人上下至几十人的中小厂尖，其人数和产量在个旧私矿总人数和总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二是七八十人至近千人的大尖子，其人数和产量在个旧私矿总人数和总产量中约占百分之十五左右^①。

几百上千人的大尖子虽然数量很少，但特别值得引起人们注意。

① 同第5页注③。

为什么呢？因为这类尖子大多是恶霸地主、反动军官、地方实力派开办的。这些家伙在自己小小的“独立王国”里，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罪恶之大成，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对广大矿工进行吓人听闻的世界上少有的残酷剥削与统治。石屏张瑞呈父子在上大冲办的大草皮尖，是个旧最大的私矿之一。张瑞呈担任过二十余种伪党、政、军、特的反动职务，依仗其反动权势，在方圆不到五公里的厂尖范围内，建造了七八个大大小小的碉堡、炮楼，豢养了四十多个厂丁，配备了长短枪近百条，铁镣几十付，对矿工实行惨无人道的血腥统治。解放前十余年，张家尖子被打死、折磨致死的工人竟达三百八十余人。这类罪恶的大尖子对砂丁施用了种种酷刑：什么带镣挑**堍**、灌辣子水，什么坐老虎凳、脑门刻字，什么弯竹抽肠、枪杀活埋，等等。矿工一进入这类尖子，就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就跟老板订了不成文的卖身契！砂丁们被折磨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这真是一个人间地狱啊！！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 个旧锡业资本，更是如此。

三

上文叙述的就是解放前个旧私矿三种不同类型厂尖的简单状况，那么，这些大大小小数千家尖子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分散落后，土法生产，资金短少，资本有机构成极低。数千家尖子分布在个旧南北的各个山地，来往一切物资都依靠马匹驮运。生产完全采用手工劳动，没有什么机器设备。几个人凑一点大米、黄豆、**堍**包、煤石等物，就能开矿挖**堍**。即使大一点的尖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子，也没有多少资本，往往靠借贷进行生产。

第二，办矿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商人、地主，也有军阀、官僚；有土豪劣绅，也有地痞流氓，几乎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但与我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个旧的厂主、老板大部分是由劳动者转化而来的^①。

第三，对矿工的剥削与统治特别残酷。个旧锡业私矿厂尖，不仅有资本主义的剥削，而且还有封建主义、奴隶制的剥削。个旧锡矿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②写成的。

第四，严重的投机性与盲目性。“早晨无米吃，下午买马骑”的说法正是这种投机性的真实写照。挖着大坑突然暴发的例子是不少的。

第五，打了“旺碶”，发了财后，主要是买田造屋，既不改进技术，也不扩大生产。

解放前个旧锡业私矿厂尖的状况与特点，真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云南地方军阀割据和云南政治经济特别落后在个旧锡业中的表现。

^{②⑤} 《个旧私矿四十八例》，见本集第49页。

^{②⑥} 马克思说：“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2、783页。

若干厂尖炉号介绍

陈吕范 袁任远 王大龙

李文山和他的“鸿发昌”号

辛亥革命前后，个旧锡业迅速发展，人口骤增，不少的人纷纷来到个旧办厂，发了横财。其中以办锡矿起家的玉溪人李文山和他的鸿发昌号，就是这个时期的暴发户之一。

李文山出身轿夫，最初只是在矿山“拣小墟”，后来在老厂银硐挖到了“大墟”而暴发起来。由开初的小硐尖发展到拥有七八百人的大硐尖。李家熔锡的红宝炉，每年出大锡几百吨，红极一时。一九〇五年前后，是李文山开办的鸿发昌号的鼎盛时期。这时全国十三个省份，均有鸿发昌的分号。

李文山发了财后，其反动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担任了锡务公司董事，又用钱买了“道台”的官衔。长子李龙元，也在浙江当上了道台，后来又爬上了付都督的宝座。李氏父子摇身一变，又成了显赫一时的官吏。

李家剥削矿工，搜括民脂民膏，买田置地，大兴土木，挥霍殆尽。个旧闹市中区的一条长长大街街房，均为此时李家所建。李氏父子还仿照《红楼梦》中的贾府，在锡城修建了一座李府的“大观园”，远近闻名。

师长朱渭清办矿

花札口的“连发硐”和下河沟的“朱恒泰炉号”，是建水人朱渭清一家在辛亥革命前开设的。

朱渭清行武出身，起初在蔡锷部下任团长，后来与江外龙土司、两广总督龙济光取得联系，终于投到龙济光部下任师长要职。

辛亥革命前夕，连发碕挖到了“大璜”，工人达七八百人，进入了朱家办矿的“黄金时期”。其连发碕和炉号均由朱渭清的八弟朱渝清管理。朱渝清依仗其兄的政治势力，对待工人十分刻薄。连发碕的“砂丁”，被他残害致伤和死亡的，数以百计。朱家还使用武力强迫工人劳动，对于要逃跑或抓回来的矿工，都给带上脚镣劳动。碕子四周有卫兵持枪监视，矿工们全都成了朱家的囚徒。由于朱渭清一家拼命榨取矿工血汗，至获厚利。

朱家还仗持着自己的政治势力，“争尖霸矿”，杀人越货。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朱家见瓦房冲黄美之挖到了“大璜”，遂起了争尖霸矿的野心。硬说黄家的窝路是朱家的，企图霸为已有。后来黄家拉军阀朱晓东、丁佑秋、卢汉等为后台老板，派兵持枪保护，朱家见势不妙，事件才算罢休。

可是，黄家却把官僚、军阀引进了个旧，从此各位老爷有了明确的干股股份，每年均可拿到红利，为后来的官僚、军阀势力渗透个旧，坐地分肥，开了先例。

嗣后，朱渝清与同山开矿的当过营长的张合有矛盾，叫人把张合杀了。事情败露后，张家活动官府追查，朱渝清逃之夭夭。至此，连发碕和朱恒泰号才慢慢衰落下来。

吃人的马成碕

坑人害人，瞎子马成；

人称老板，都是吃人。

这是解放前个旧矿工咒骂资本家马成的顺口溜。也是马成一家发家致富的诀窍，这个诀窍就是吃人。

一、马成发家简史

马成，建水人，原是一个马帮商人，后来在老厂开了一间小铺子，卖点

草纸、糖和酒之类的杂货。平日他看到不少办厂老板发了横财，遂起了办厂的心思。一九〇五年，马成从他的族内弟兄马在、马铸在老厂弯子街经营的地盘上，搞了个厂位，雇了二十余个工人，办了一个草皮尖。办厂三年榨取了一笔又一笔的矿工血汗，尖子越办越大，到一九〇八年时，明槽^①已挖四十多丈深。

一天，工人们往下挖，发现了一条“老窝路”^②。经过清理，窝路深千余步，“迎头”^③就是“螺丝盖大坑”^④。这时，马成立即派人四处招募工人，矿工由原来的百余人剧增至近千人。尖子也由草皮尖改为硃尖，取名“马成硃”，兼营洗坑。并在个旧开设“成勋昌”炉号。马成的族弟兄马铸、马在，见财眼开，也到马成硃来开“还尖”^⑤。从此，马家就在这口硃子里榨取工人的血汗，在矿工的白骨堆上建立马家的天堂。

二、吃 人 血 口

马成硃全长深约三千余步。一进“槽门”^⑥就是倾斜五十多度的“陡推”^⑦，再经过“棕索陡推”、“阎王路”、“长捞塘”^⑧，“红坑捞塘”、“锅底捞塘”（又名戏台捞塘），“鬼门关”等所谓大窝路，然后分岔到各条采矿的尖子头。分岔以后，七岔八岔的密如蛛网的小窝路（支巷），地形更为复杂，条件也更为恶劣了。真是“鹁子翻身葫芦口，长虫蜕皮钻矮相”。另有两条小窝路，空气非常稀薄，称之为“闷火硃”^⑨。这个硃矿砂品位较高，因此贪得无厌的马成，就强迫工人到闷火硃背坑。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新

① 明槽：此即露天开矿之法。先将地表草泥砂土挖去，再挖取含矿之坑。明槽之深浅，面积之广狭，视该区所含矿砂之范围而定。

② 老窝路：即前人开采所遗之硃中的出入所经之道。

③ 迎头：即硃中尖子头。

④ 大螺丝盖坑：含锡量高的好坑，每槽坑可得净矿三桶多。

⑤ 还尖：硃尖中，由硃主撕放与位主（地皮主）分支打入的尖子。

⑥ 槽门：即硃口。

⑦ 陡推：矿脉斜行时，则斜打进，一般坡度大多在三十度以上，称为陡推。棕索陡推：象棕索一样细的陡坡窝路。阎王路：谓这段窝路险而难行。

⑧ 捞塘：为前人开采所遗之矿塘，谓之捞塘。红坑捞塘：因含红坑而得名。鬼门关：意即这条窝路十分险峻。

⑨ 闷火硃：即硃中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窒息而死之危。

鲜空气，有的矿工常因窒息昏倒而死，有的则患上了严重的哮喘、肺癆。

只要老板赚钱，哪管工人死活，矿工的生命比草都不如。一九二二年，马成碛发生的“戏台捞塘翻身”^①大惨案，就是一次大面积陷落。四百余无辜工人丧命。事故发生后，马成的大儿子马兴保（马大烟渣），不仅不处理善后事宜，也不准幸免于难的矿工抢救被埋的弟兄。到了晚上，才把尸体充填在“硃帮”（称石为硃，即碛中路两边的空隙）里，或拖出来丢在深箐里。矿工们告到县府，伪县府假惺惺地把马兴保抓起来。几天后，马家用了点钱，马兴保释放，几百条人命官司不了了之。真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三、活人跌进死人坑

马成碛“招雇”的砂丁，尽是元江的“山马头人”（少数民族）和宣威、昭通、曲靖等地的破产农民。其中百分之五十左右又是年仅十二三岁的童工。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利用童工身小体轻，便于出入矮小窝路的特点，大量使用童工牟取暴利。

二老板肖大麻子使用百般毒辣手段，强迫矿工每人每天背六桶瓠（约四百多公斤）、童工背四桶瓠（约三百多公斤）。在马成碛背一转瓠，若是年轻力壮，熟悉窝路的矿工，一般要两小时。力气大的每转也只能背六七十公斤。要背够老板的定数，工人们不得不在碛里干十二三个小时。许多矿工背不够桶数，常遭肖麻子的皮鞭毒打。

一九三七年，一个叫王成明的砂丁，身患重病，多日滴水不进，老板说他是“懒筋”发，硬逼他下碛干活。他只走到“长捞塘”时，就走不动了。于是坐下来歇歇气，这一坐就永远没有站起来，直到尸体发臭，矿工们才知道王成明死了！真是“马成碛，阴森森，张开血口百丈深，满腔仇恨进槽门，活人跌进死人坑”！

① 戏台捞塘翻身大惨案：为一九二二年马成碛名曰戏台捞塘的地方发生的大面积陷落的大事故，死四百余矿工。

四、木 刻 秤 整 死 人

贪得无厌的马成，天不亮就把工人赶下硐，背完高定额的矿，又强迫矿工干草皮活，一直要干到日落西山，才准回伙房吃饭。晚上，又轮流派矿工踩碓，点完一炷香，才准工人休息。

马成还吩咐肖麻子自制一杆木刻秤收矿。他们在秤头吊钩处装上一个活动鸡咀，秤钩往鸡咀挪动一点，就差好几斤。矿工们发现这个冤枉秤后，愤怒地唱道：“坑人害人，瞎子马成，你私坑开不起，用大秤来整人。”哈尼族老矿工李四，在马成尖子上扛了六年活，老板欺他忠厚老实，叫他把工钱存在“月活薄”^①上，等成亲时再取给他。李四哪知是骗局，一直干呀干，马成改大秤收矿后，他终于背不够正矿，老板就诬说李四偷懒，要拿前几年的工资扣还。七克八扣，一杆木刻秤，盘剥了李四六年的工资。

马成通过种种剥削，矿工每生产一吨锡，就被他抢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五、老 板 就 是 吃 人

马成一家就象毒蛇猛兽一样，用无数矿工卖命的血汗钱，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

马成在建水白家营、狗街、陶瓦、开远、蒙自县的沙甸和个旧的乍甸等地，建盖了十八所大瓦房、两幢楼房、二十多间铺面、四座炉房、七个商号、一所家庙。马成的二儿子马兴荣，还建盖了一座三层洋楼，层层有凉台，设置铜栏杆，房间用磁砖铺砌，床用檀子雕龙画凤上金粉。马成、马铸都是老色鬼，不仅讨了小老婆，还到寺庙里嫖尼姑，在矿山鸡奸童工，真是无耻至极的衣冠禽兽。

^① 月活薄：即工资薄。

丧尽天良的“天良硐”

“天良硐”是石屏李恒在本世纪初开办的。李恒又叫李恒升，早年在个旧饭馆里当跑堂，闲时常为摆赌的人拖烂草席^①，结识了一些小老板，经常谈论办矿的事。一九〇〇年，李恒约了几个人，东拼西凑地弄了一点米和钱，在天马山办了一个小硐尖，干了一年多没有什么起色。不久，挖到了大璜，就很快发展起来。

一九一〇年个旧锡务公司成立马拉格矿山管理处，并且同李恒合办“同昌号”，老板是李恒，经理是周茂生。双方达成协议，同昌号股份李恒占百分之六十，而公司占百分之四十。

天良硐在马拉格矿区叫做一号矿体，不仅矿体大，而且含锡量高。据地质人员统计，在解放前五十年间，该矿采出矿石约一百万吨，按金属含量2.5%计算，出锡二万五千吨左右。在兴旺时期，同昌号工人达到千人以上，每年出矿在千石左右，一般年景也在六百至八百石之间。李恒这个天良硐，在马成硐之后大发起来，成为当时个旧最大的厂尖之一。

“李恒李恒，大秤吃人。好个天良硐，无底埋人坑。”这个硐尖座落在马拉格天马山冲，冲头（南边）和冲尾（北边）各设一个炮台，硐口对面的照壁山上也有一个，站在这个炮台上，居高临下，对砂丁在伙房和硐口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南北两个炮台高约六公尺，分为三层，十几个背枪的狗腿子分两班在上面看守，严密封锁了天良硐的一切出入口。

天良硐豢养了五十多个矿警，配备了长短枪六十余支，矿工们在戒备森严的看守监视下，渡着暗无天日的时光。有个昭通来的曹姓工人，因病想喝点水，舀了一碗柜房里的水来喝（专为老板挑来的净水），当即被监工王三拖到天井里用皮鞭抽打，打得遍地翻滚，到晚上就含冤死去。三十年代，在

① 个旧矿区过去盛行赌博，摆摊设赌者往往只用一床破烂草席铺在地上，就可进行赌博。李恒常为赌场老板效劳，拖着草席选择地点设赌，可以得到一点小钱的施舍，故人呼之为“拖烂草席”的。

尖子上有兄弟俩，是陆良人，被月活头骗来干了一年多苦工后，兄弟相约逃跑，不幸被矿警抓回，打得昏死过去，老板下令将二人牢牢地捆在长凳上，派人用竹刀在两兄弟额上刻字，兄弟俩痛醒过来，发出惨叫，但老板仍叫继续刻，刻了“同昌号逃走人”等字，然后用有色颜料渗入酒精，沿着刻字浸入肉中，干后就显出字来。第二天，兄弟俩被带上脚镣劳动，不久，双双跳入冲壩沟自尽。

这个尖子的工人大部分是昭通、宣威、曲靖、陆良等地招来的，挤住在上中下三个伙房里，多数是二三个人合用一床被盖，又黑又脏的伙房，虱子、跳蚤、臭虫、蚊子大量繁殖，加上当地供水紧张，工人只能喝一些露天积水塘里的脏水，因此疾病流行。三十年代有一次瘟疫流行，就夺去了几百砂丁的生命。据一九三八年的统计，马拉格有病例7,457起，其中患伤寒者161人，有肺结核的67人，得痢疾的486人，生疥疮的1,071人，害砂眼的532人。在一次普查中，184名矿工当中，43.5%的人的血液发现了疟原虫，大约70%的人有砂眼或“鸡摸眼”（夜盲症），严重的双目逐步失明，不是被当作牲口去推磨，就是被赶下矿山沿街乞讨，真是“一粒矿砂一滴血，一吨大锡一条命”啊！天良，天良，天良何在！？

张瑞呈父子办的上大冲草皮尖

石屏张瑞呈父子在上大冲办了几十年的草皮尖，是个旧最大的私矿之一。

张瑞呈的父亲张崇义，外号张三烂眼，当过石屏城防大队长、老厂耗子庙警备队队长。辛亥革命前就在上大冲买了厂位，办起草皮尖来，挖了一里把长的明槽。由于对矿工进行残酷剥削，加上矿砂品位较高，张崇义发了财，草皮尖逐渐兴旺起来。张三烂眼死后，张瑞呈从日本留学回来，继承了反动老子的衣钵，对该尖的砂丁实行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

上大冲草皮尖极盛时有七八百人，临近解放的时候，仍然还有四百多工